



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

1999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佩蒂先生.....(乌克兰)

向巴林国已故埃米尔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致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下午,我悲痛地向巴林国已故埃米尔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致哀,他已于1999年3月6日去世。

我代表大会,请巴林代表向巴林政府和人民以及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下的遗属转达我们的哀悼。

我请代表们起立默哀一分钟,向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致哀。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他将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哈沙尼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要以非洲国家集团驻纽约各代表团的名义就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下的突然去世向巴林国领导人和人民表示我们的衷心慰问。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表示我们由衷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伟人。

今天,我们悼念的是一位其智慧和善心为世人皆知的杰出领导人,他毕生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巴林国以及建设其实现进步和繁荣的能力。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使巴林成为该区域的一股稳定力量,并赢得了国际上的钦佩、信任和敬佩。

非洲国家与国际社会一道表示对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下的悼念,并对他在巴林国内政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非洲钦佩他在促进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以及与合作方面所发挥的有效作用。

非洲高度珍视它与包括巴林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牢固联系。它认为殿下下的去世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欣慰地看到权力已顺利地移交给巴林新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殿下,这确保了它能在该区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非洲集团期望保持它与巴林的牢固关系,并祝愿该国在目前的各项努力中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塔尔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亚洲国家发言。

纳赛尔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以亚洲国家集团主席和卡塔尔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与国际社会一道就已故巴林埃米尔谢赫伊萨·本·萨利曼·哈利法殿下于1999年3月6日去世向巴林政府和人民以及他的遗属表示我们的慰问和深切同情。

谢赫伊萨毕生以慷慨无私的精神在所有方面辛勤工作,他一贯寻求海湾区域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的去世对巴林、巴林人民、全体阿拉伯人和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相信,谢赫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殿下将沿着父亲的足迹,领导他的国家。

我谨代表亚洲国家集团,向谢赫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处于悲痛之中的巴林人民、巴林政府以及已故埃米尔的遗属表示我们的慰问。我们希望他会在天国找到安息之地,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磨难。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东欧国家发言。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两星期前发生的一个悲痛事件——巴林埃米尔谢赫伊萨·本·萨勒曼·哈利法殿下去世——给巴林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深的悲戚和哀伤。

3月6日,当今阿拉伯世界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伟大领导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毕生致力于推动海湾国家的合作与稳定以及中东和平事业。他的这一个人贡献获得了国际承认以及高度赞赏。

回顾谢赫伊萨在巴林人民中受到的广泛爱戴,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位堪称楷模的领导人,是一位杰出的人士。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以故埃米尔的英明领导和他所作的个人努力,巴林国在国家和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谢赫·伊萨去世的噩耗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心中产生了失落感。在这方面,我谨代表东欧国家和人民向王室遗属以及向巴林人民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慰问。愿谢赫伊萨安息。

我们同巴林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一起哀悼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地区领导人,并表示希望新国家元首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殿下在管理国家时,将继续先父的遗志,追求巴林国的利益和稳定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我们祝愿哈马德成功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圭亚那代表发言,他将代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发言。

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我有幸今天下午代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团发言,该集团同大家一起对巴林政府和人民及皇室不幸失去巴林埃米尔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殿下表示同情。

正如新闻界所说,埃米尔的逝世标志着该国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在巴林近代史中一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极受国人尊敬。他逝世后,举国悲痛,这证明他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埃米尔殿下的统治几乎跨越四十年,促成了重大变革,确立了巴林作为中

东地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富于感情的个性为他的国家赢得许多朋友及其发展的支持者。

在许多人看来,巴林相对的安宁和繁荣是一项不小的成就。最近巴林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安理会力求促进和平与发展事业,尤其为希望保障其和平与安全的小国这样做。这表明该国在已故埃米尔领导下致力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并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谨代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团,通过你主席先生请巴林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布阿莱大使向皇室和巴林当局转达对已故埃米尔的悼念,并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丹麦代表发言,他将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发言。

博伊尔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十分悲痛地悼念巴林国埃米尔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殿下。我们向巴林人民和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家属以及我们的同事、巴林常驻代表布阿莱大使表示哀悼和慰问。

巴林失去了它的领导人。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自1961年以来一直统治巴林。差不多四十年以来,他是巴林和中东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设法将巴林改造成一个现代社会,却没有丧失其民族独特和古老的文化特征。

1971年,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宣布巴林独立。他对国家独特文化特征和资源的全面了解帮助为巴林确保稳定和繁荣发展。巴林证明,在没有巨大的能源情况下在中东繁荣是可能的。今天巴林是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显示了为中东和平与稳定努力的勇气和能力。作为1998年和1999年安全理事会成员,巴林正利用一个独特的机会为实现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的遗产交给了阿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酋长殿下,我们深信,他将象其先父一样以同样的坚强毅力和智慧统治国家。我们向巴林新国家元首和人民转达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和祝愿。愿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安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东道国发言。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怀着深切的个人以及官方的悲痛心情,获悉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于3月6日逝世。伊萨酋长是美国的一位亲密朋友和一位和平与国际谅解事业的孜孜不倦的奉献者。

我在生涯早期被派往巴林工作期间,非常荣幸地结识他。酋长抽出时间与我——一位非常低级外交官分享他的智慧和经验。酋长一向如此。他以友谊、理解和强烈的幽默感对待他的人民和客人,不管是高贵还是卑贱,高级还是低级。

在伊萨酋长逝世的那一天,克林顿代表美国人民说,他受到伊萨酋长亲自致力于促进和平事业的鼓舞。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深有同感,她说“伊萨酋长致力于消除仇恨、化解分歧和促进世界人民之间的真正的友谊”。

伊萨酋长殿下的智慧和对本国人民的奉献精神在巴林和整个地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共同努力在中东寻求和平与稳定。我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向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酋长殿下表示支持,他走上了其先父开创的英明的道路,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寻求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巴林代表发言。

布阿莱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衷心感谢你和大会成员在我国统治者、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逝世之际默哀一分钟。我非常感谢各地区集团代表所表示的哀悼。今天所说的话反映了我国领导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享有的国际地位。

巴林于3月6日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或许是最伟大的领导人。他伴随着巴林获得独立,并伴随着巴林进行发展。他制定了各种不依赖于单一收入来源的现代化计划,并设计了涉及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多方面经济生活。这种发展形式帮助改变了巴林的历史,其特点则是开放性及各种文明的汇集。他在面对其生涯中各种挑战时,一直得到现在成为巴林领导人的谢赫·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以及他的首相、始终促进这一伟大进步的谢赫·哈利法·本·萨勒曼·哈利法的伴随。

谢赫·伊萨是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支持者。他满怀热情地同意巴林加入海湾合作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合国,并始终促进巴林在这些

组织中的活动。他一贯相信以对话来解决争端并始终遵循和平的道路。

谢赫·伊萨的很多品德中,包括他极热衷于会见人民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喜欢与人民交往的直接方式,实际上他是在同他的人民中的一位会见时死去的。所以,海内和海外的巴林人民仍无法相信他已不再同我们在一起。由于他如此亲近他的人民,以至于他们很难相信他已经逝世。但这是人生的道路和上帝的意志。

我再次感谢各位成员真诚的发言和吊唁。我们感到慰藉的是,继谢赫·伊萨逝世之后,我们仍有其他人将继续他争取和平与安全的道路。

议程项目 8(续)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要求重新审议议程项目 110(人权问题)

秘书长的信(A/53/862)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其信中通知大会:大会1997年12月12日的第52/135号决议第16段曾请求他任命一个柬埔寨问题专家小组,现在这个小组已提出报告。为了让大会审议该报告,大会需要重新审议题为“人权问题”的议程项目110。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根据秘书长的建议而重新审议题为“人权问题”的议程项目110?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各位成员还记得,大会在1998年9月15日举行的其第3次全体会议上,把该项目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然而,鉴于第3委员会已完成其工作,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项目110。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58(续)

加强联合国系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各位成员还记得,我曾在1999年2月18日举行的第94次全体会议上宣布,需要就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闭幕日期及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开幕日期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此外,还需要就第五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日期及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为期两天的特别会议的日期进行协商。各位成员意识到,确定这些日期已成为各代表团的一个紧急问题。

已经举行了广泛的协商,在其中几次协商中提出了不幸是相互对立的建议。协商正继续进行,因为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寻求各方可接受的办法的努力复杂化。我敦促各位代表确保很快完成这些协商,并敦促他们在这方面展现灵活,以便我们能够解决该问题,因为我们绝对需要在今后几天中就该问题作出决定。

议程项目 169

海关合作委员会在大会中的观察员地位

决议草案(A/53/L.75)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智利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53/L.75。

拉腊因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对于关税合作理事会,人们更熟悉的是它的工作名称世界海关组织。它是一个拥有 150 个成员国的政府间组织。该组织成立于 1947 年,其任务是提高海关管理机构在遵守贸易规则、保护社会和征收税人等领域的效能和效率,从而为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作出贡献。

这一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文件 A/53/236 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中作了重点叙述。然而,我想强调该组织在使国际海关程序和谐和简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努力已经使海关管理机构提高了效力和效率、降低了贸易壁垒以及最终为国际贸易提供更好服务。

除其他外,该组织已制定了一项关于海关改革和现代化的特别方案,其目的是帮助其成员在海关管理方面自给自足。正在执行的另一方案是关于反对关税诈骗的运动,这一运动和发展中国家海关官员的培训方案一起,显示了世界海关组织对于处理海关管理机构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症结的关切,而不论这些参加的会员国的发展程度如何。

为了遵守其宪章授权,世界海关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同各国际机构签署了若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我们谨提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它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贸发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等等有工作关系。目前它正同联合国贸发会谈判一项谅解备忘录。

它也同各国际公约的秘书处有正式关系。值得提起两个例子是《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今年 6 月,世界海关组织理事会在摩洛哥开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取得大会观察员地位的决议。今天的会议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这一请求满足了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426 号决定中规定的给予大会观察员地位的条件。的确,世界海关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在大会关心的各项问题上开展了各种活动。给予观察员地位将使这两个组织能在最高一级和谐、加强和扩大合作,并将有助于避免努力和资源的重复。因此,我们将在各个级别上改进我们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现有关系。我们认为这将既有利于这两个组织,也有利于这两个组织的各成员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已没有人要就这一项目发言了。

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案 A/53/L.75 作出决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A/53/L.75 获得通过(第 53/216 号决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刚才通过的决议,我请关税合作理事会观察员发言。

特威德尔先生(关税合作理事会)(以英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代表世界海关组织——其法定名称为关税合作理事会——向大会说几句话。

在我发言时,请允许我首先对大会今天决定给予我们观察员地位表达两种感觉。

首先,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给予观察员地位表明我们两个组织之间建立的极好关系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得到了巩固。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专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同这些联合国机构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刚才听到智利大使谈到这些备忘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感谢大会刚才作出决定允许世界海关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工作。我还要表示我们深深赞赏智利政府提出这一倡议并赞赏提出这一决议的世界所有国家。

我在这个时刻的第二个感觉是认识到这项决定的重要后果。今天给予的地位本身决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世界海关组织为了各国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福祉而在世界各地加强海关行动和巩固我们关系的起点。

世界海关组织是专门处理关税问题的唯一国际组织。当我们在 1940 年代后期成立时,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发展国际贸易。使各种制度和海关程序和

谐化和统一执行是该组织活动的两根之柱。因世界海关组织促进而发展起来的环境使国际贸易自我们成立以来增加了14倍。

自从1953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关管理机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保护我们社会已经和我们征收各种税收的传统作用一起成为海关管理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我们现在还置身于进一步的巨大变革之中,诸如市场的全球化和电子商业和通过电脑进行大规模交流的巨大影响。

但是所有好事都有一定的代价。已经具有国际规模的犯罪也从这些现象中谋取好处,它们得益于现代运输和通讯手段的速度和不记名方式。海关必须适应这些新的挑战。今天,海关是打击跨国犯罪的所有方面的国家和国际机制中的主要角色。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非法贩运在一定时候必须跨越边界,它们经常使用合法国际贸易所用的同样路线和交通工具。我不在这里重复海关可以发挥作用制止非法贸易的所有领域,而只想提及几点。这些领域包括武器和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欺诈案、逃税、核物资走私,等等。应强调,按重量计算,世界各地毒品走私的75%以上是由海关人员在边界缉获的。

有组织犯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给公民和国家的安全与福利披上了阴影。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大会决定给予世界海关组织观察员地位证明彼此有更密切的合作和相互支持,这当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我们要战胜跨国组织犯罪这一复杂和多方面的现实,就必须采取全球多学科办法。的确,认为单一国家或组织可以使用纯粹国家的或不经协调的手段有效打击犯罪是一种十分天真的想法。必须协调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一切执法努力并把它们结合起来。联合国和世界海关组织彼此关系的新发展很好地补充了去年11月世界海关组织和我们同行警察组织即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缔结的正式合作协定。我们坚定地认为,国际组织必须在相互支持与合作方面树立榜样,我们希望各国和各区域都学习和模仿这一榜样。

我们充分承认并支持联合国在制定全球打击犯罪政策方面的职能,但我们认为,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海关组织的经验、通讯网和技术为实现商定的全球目标作出重大贡献。世界海关组织的所有海关当局都对得到联合国观察员地位感到骄傲。这项任命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履行我们的使命。

今天的决定是在加强保护我们公民和我们各国社会、环境及经济福利方面又向前迈出的一步。让它成为我们通过提供现代贸易手段和标准、以及简化有效的海关制度及程序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这一共同意愿的明确象征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议程项目169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67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

卡方多先生(布吉纳法索)(以法语发言):几天前,安全理事会曾召开全体会议专门审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今天,大会又决定审议题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的议程项目167。在间隔很短的时间里举行这两次辩论证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并尤为紧迫。

我发言所代表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欢迎联合国就此展示对非洲问题的关心。令非统组织特别满意的是,这种关心支持了非统组织目前为促进和平与安全在该大陆所作的各项努力。

我们总是说我们大陆应该进行的真正战斗是针对欠发达、文盲、疾病和贫穷的战斗。鉴于我们的资源十分有限,所有其它的战斗都十分肤浅,而且首先是一种奢侈,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完全用于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因此,目睹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在内的所有这些冲突肆虐非洲令人深感遗憾和愤怒。

我们将十分明确的是:非统组织考虑到其所有成员都具有平等地位并首先对维护其统一和团结十分关切,因此没有指责其中任何成员的习惯,根据适用非统组织的各项基本原则和规定,其使命只是在各非洲国家之间促进理解、团结和睦邻关系。因此,非统组织优先以调解和调和方式和平处理争端。该组织过去的成就包括1970年代解决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向乍得、布隆迪、卢旺达、科摩罗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派遣观察团和干预特派团。

就今天涉及我们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而言,应该加以解释的是,泛非组织从危机一开始就通过鼓励各个角色——即一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它所谴责的邻国卢旺达和乌干达,另一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同国内

叛乱领导人——彼此进行会晤和直接谈判,努力创造有利于和平的气氛。在这方面,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中央机关特别采取了主动行动——人们已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次区域框架内对此采取后续行动。

没有必要为理解目前三国间分歧根深蒂固的原因而回顾冲突的起原——虽然我们忆及了导致洛朗-德西雷·卡比拉先生的政权上台的即便不是三国领导人的协约,那么也是他们的联盟。这些邻国从二个不同的角度看待刚果民主共和国所称其邻国的人侵,认为这是旨在保证其本国生存的安全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统一组织的责任是提醒各方它们在批准《非统组织宪章》时所承诺的关键原则。首先,从殖民时期继承的边界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非洲的国家元首们多次回顾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边界争端的情况下。

根据这项原则,刚果从前管理国比利时王国继承的目前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不能接受对这些边界的任何侵犯。我们大家都知道,殖民者在武力压倒法制的时代不顾现实或客观情况,使得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是人为决定的。因此,我们这些当时还远远没有成为国家的这些年轻国家里唯一能够作出的妥协就是接受这些边界,否则就要面临非洲大陆永久动乱的风险。只有当非洲严格尊重其边界时它才会保持团结。

相当明显的是,这方面的一个附带要求就是对每个国家主权的尊重,包括政府当局的合法性。1998年12月在瓦加杜古举行的中央机构最近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承认了卡比拉先生的政权。此外,所有非洲国家应当能够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之内过和平的生活,因为法律、秩序和安全仍然是任何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

正如我们已经在安全理事会指出,在这一领域中,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作的努力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它们以非常有益的方式相互补充。更有甚者,由于联合国的后勤能力,由于安全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和平,联合国更多地参与刚果问题的解决是可取的。

我们特别支持在冲突地区部署干预和维持和平部队。这可能使边界变得安全,并且即便不能消除也能阻止武装反对派的攻击。

我们也对法国关于召开一次大湖区和平会议的建议感兴趣。同样,我们欢迎刚果政府对国内反对派所表示的开明态度,该政府打算组织一次全国性辩论,让该国所有派系和社会政治部门参加。

但是,直到正式签署一项所有交战各方保证忠实履行的停火协议,所有这些良好的意愿都不会实现。这就是非洲统一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热切希望做到的事情。我们希望,这项呼吁和所有其他呼吁将能够得到响应,以使和平不仅回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且也回到整个区域。

姆万巴·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和大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五条的有关条款,我国要求在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上增列一个题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的项目。我国代表团当时表示希望在全会上辩论这一项目,而不是把它分配给一个主要委员会。我谨真诚感谢大会主席团接受这项要求,这毕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今天的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就寻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和平解决方法举行会议的四天之后召开的。实际上,由于谈判进程明显陷于僵局,我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认为应当把这一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以便请安理会对这一进程提供进一步的鼓励。

根据《宪章》第十和第十一条提供的机会,我国代表团也谨提请世界组织全体成员注意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发动的武装侵略背后的真正的动机,并请各位成员帮助达成一项解决目前使我国陷于分裂的冲突的和平和持久的方法。我国代表团根据《宪章》有关条款,请大会理解整个刚果的决心及其获得和平和国内安全的巨大需要。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中指出,我国绝不想把国际社会已经充分了解的事实和事件来麻烦大会。我们关心的是请大家理解为什么尽管我国政府为停止这场残暴的战争作出了让步,和平进程仍然没有导致达成停火的原因。

我必须提到秘书长有关本组织工作的报告(A/52/871)中关于非洲的冲突原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和结论。关于这一问题的全球性和非常适当的方法应当得到从某些具体情况中吸取的教训的进一步补充,例如我国是邻国,即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进行侵略的受害者,这些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九个国家有着9600公里以上的陆地边界,同侵略国有2000公里的边界,这些边界都受到直接和间接骚乱的威胁或危险。自从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来,新的刚果当局吸取以

往的教训,集中努力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从事输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任务,特别是通过共同的建立信任措施,对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体制作出建设性的承诺。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顾卡拉比拉总统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采取的主动行动,组织了有关大湖区和平与发展的一个区域会议。但我们没有料到,目前侵略我们的国家缺乏诚意,并且贪得无厌,竭力促使这项主动行动失败。

应该认识到,大湖区的不稳定基本上是因为各种形式的不容忍,因为难民无控制的流动,流离失所者的增加,因为生命受到巨大威胁,以及驱逐,加上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和工业资产被破坏或拆除,和非法运往侵略国。如果我们不谨慎,这将不是该地区迅速恢复和平的好预兆。

鉴于在这些敌对行动中犯下的各种恐怖的暴行,毫无疑问,我们寻求办法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的努力,因有人大肆宣传,无中生有,伪造该地区社会和政治事实,而受严重影响。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军队不顾东道国政府反对而驻扎在刚果的领土上,这确实构成入侵和侵略,目的在于肢解和破坏刚果国家的稳定。

乌干达和卢旺达政府已正式承认它们有部队驻扎在刚果领土上,但却荒谬地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它们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安全。我国政府已多次向联合国通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提供有关侵略国的参与和责任的不可辩驳和确凿的证据。

很清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是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联手干下的。现在已经知道,所谓的反对政府的“国内叛乱”或“刚果人的反叛”,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借口,用以掩盖邻国破坏稳定的企图。

侵略者对我国的践踏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挑战。这些践踏包括侵略、践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准则和原则、以及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安全理事会文件S/1999/205,针对这些事实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军队入侵刚果领土,构成题为“侵略的定义”的1974年12月14日第3314(XXIX)号决议规定的侵略行为。

有人声称,大湖区危机的根源是国内局势,但我们不需回顾,自从1998年8月2日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是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三国联盟武装侵略的对象。它们无视专门有关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的《宪章》第二条第4款。

侵略者虽然也是1949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它们却在其活动地区肆无忌惮地、有系统地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规则和原则。因此,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战争,不是有人错误声称的那样,是一场内战。事实上,它是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

面对这一局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期(南部非洲共同体)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已召开外交会议,讨论这一侵略。它们已在德班、卢萨卡、维多利亚瀑布、毛里求斯、利伯维尼亚、亚的斯亚贝巴、雅温得和其他地方进行接触,以求找到一个持久、和平的办法解决冲突。不幸的是,这些努力现在还没有成果。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阁下今天就在金沙萨,参加南部非洲共同体其他国家授权开展的一项调解努力。我们希望和平进程能在这一访问中取得真正进展。

成员们可以看到,谈判继续在区域一级进行。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可嘉的区域努力绝不会因国际社会的有效参与而受阻。我国政府希望联合国理解整个刚果民族实现内外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决心和需要。我们期望国际社会认真和积极地参与,这能促使侵略国认真参加有关和平和区域稳定的谈判。这样一种气氛将有利于一个全国重建与发展的方案,而这正是刚果人民所由衷希望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已一再呼吁邻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区域和平。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我们为湖区所有人民引入和平、友谊和发展的文化的决心,正遭受其他国家的好战、领土收复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的阻挠,它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和摧毁刚果国家、把它分裂成几个微小国家。

卢旺达和乌干达提出边界安全问题作为战争的借口。这种论调是危险和有害的。它带有破坏整个非洲稳定的种子,明显违反国际法,国际法并不承认生存空间理论可以作为并吞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省份的基础。事实是,侵略国利用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解决它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其中包括人民不和谐的共处,人口爆炸,拒绝民主化和排除多数的问题。占领部分刚果领土绝不能保证入侵者的安全,除非他们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可以拒绝安全的借口,特别是因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发现有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士兵,距离东部同卢旺达和乌干达边界有两千多公里之远。用来掩饰这次侵略的所谓叛军,在敌对行动发生后10天,才组成一团体。

大湖区正面临长期不稳定与和平彻底崩溃的问题。因为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紧张的焦点在不停地移动。首先是乌干达;昨天是卢旺达,今天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明天会是谁?没有人知道。

因此,我国政府希望联合国更多地参与寻求以和平与持久的办法,解决目前的冲突。我国政府寻求和平,希望同邻国和睦与谅解地相处。我国政府同意签署一项停火协定,随后在我们边界上部署一支干预部队,并严格规定侵略军撤离的时间表。干预部队将监督和保护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的边界。在国内,我国政府决心在全国领土上恢复法治和基本自由;我们通过颁发有关放宽政治活动的1999年1月29日第194号法令等措施,已开始具体开放政治领域。

我国政府最近对这种开放显示出了诚意,它提议展开全国辩论,邀请我国每个地区,每个政治派别和每个社会政治阶层,包括所谓的叛军参与辩论,使它们能够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探讨刚果民族的未来,并为这个未来而努力。我国政府完全支持法国提出的想法,即召开大湖区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已经作好积极参加今后此类会议的准备。

我国政府深信,刚果民主共和国将能够成功地恢复和平与国内和谐。然而,为了保证整个大湖区实现和平,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国家边界之内亟需实现和平。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这三个国家解决其国内问题。这些问题是区域不稳定的根源。

在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实现整个大湖区的和平之前,我国政府希望这次会议至少能够达到下列结果:第一,大会应努力确认我国是大会1974年12月14日为确定侵略定义而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所界定的武装侵略的受害者;第二,我们要求谴责这一侵略;第三,我们要求侵略者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第四,我们要求侵略军撤出我国领土;第五,我们要求沿共同边界部署一支干预部队;最后,我国政府吁请召开关于恢复大湖区持久和平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卡斯特鲁普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发言。与欧洲联盟已建立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以及联系国塞浦路斯都赞同本次发言。

欧洲联盟非常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区域战争。由于存在种种复杂的战略联盟,大湖区以前毫无关联的一系列冲突已积聚成一场巨大的危机;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战场。这场危机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它使这个区域人数已经很多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急剧增多;它还正在逐步破坏刚果盆地和大湖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欧洲联盟强烈谴责自危机开始以来针对平民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并要求对据报冲突所有各方犯下重大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进行独立的调查。在这方面,欧洲联盟表示深为关切最近有关基伍地区又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报告。

欧洲联盟欢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加雷顿先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外地办事处在该国所做的工作。它完全支持加强该办事处。欧洲联盟强烈呼吁冲突各方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不要煽动仇恨,也不得由于国籍或种族的原因而迫害平民。它呼吁所有各方保障人道主义救济人员的安全,使他们能不受阻碍地接触需要帮助的受害平民。在这方面,它欣悉当事方保证它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暂时停火一段时间,即“平静数日”,以便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能进行大范围的小儿麻痹症免疫工作。

欧洲联盟强烈谴责征召和使用儿童兵和儿童作战人员,并敦促所有各方不要这样做。我们还敦促所有各方不要埋设地雷。

欧洲联盟重申它支持保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领土完整以及尊重其主权和安全的原则。欧洲联盟对捍卫《宪章》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念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欧盟最近的发言,包括它在安全理事会1999年3月19日就题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议程项目举行公开会议时所作的发言中得到重申。它继续关切该区域一些国家的介入,这一介入不仅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导致局势稳定,反而使局势危险地恶化,现在威胁到整个区域的稳定。

欧洲联盟重申,目前的冲突只能通过有关各方开展谈判来找到办法,以使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导致外国军队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其他国家能够实现和平、稳定和民主。

我们认为,冲突的交战各方都必须通过具体步骤来表明其无条件地愿意加快这一和平进程。在这方面,欧

洲联盟欢迎卡比拉总统准备与冲突中方,包括叛乱一方进行谈判,鼓励它们尽快缔结停火协议。欧洲联盟还敦促卷入这场冲突的所有其他各方,包括叛乱一方和外部各方,以建设性方式参加目前的和平努力。它强调需要一个政治进程,该政治进程必须以两个因素为基础,这两个因素第一涉及区域安全问题,其方法是寻求一个解决邻国正当的安全关切问题的机制;第二个因素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内局势,开始包括所有方面的政治对话,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上星期发表的一项关于组织一场全国辩论的声明是令人鼓舞的。需要落实这些意图。

在这一方面,欧洲联盟强调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包括一切的谈判进程,其方式允许所有主要方面积极参加。欧洲联盟强调支持关于大湖区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国际会议,该会议将有助于巩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保该地区各国稳定。欧洲联盟强调还需要处理该地区武器扩散的问题和非法贩运商品,后者给武器扩散问题火上浇油。还必须处理使心怀不满的士兵和作战人员重新融入民间社会的需要。

我们强烈支持以赞比亚总统为领导、并得到莫桑比克总统和坦桑尼亚总统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支持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三主席提出的区域和平倡议。欧洲联盟还欢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更积极介入,以便协调和精简各种和平努力。

欧洲联盟正通过欧盟大湖区特使阿尔多·阿耶洛先生的协助支持区域和平努力。如果有效地停止敌对行动并在和平、民主和尊重人权方面取得国内进展,欧盟将准备考虑一项刚果民主共和国重建计划。欧盟重申,如果介入这场冲突的国家坚持军事选择,欧盟可能觉得越来越困难继续对这些国家提供目前水平的预算协助。这一方面的考虑当然不会影响纯粹的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主席于1998年12月11日发表的声明,该声明表示安理会准备根据为和平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考虑联合国积极介入,以协助执行一项有效的停火协定并进行商定的政治解决冲突进程。欧洲联盟还随时准备支持联合国为协助执行一项停火协定可能进行的努力。

彼得雷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3月19日、上星期五,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作了发言。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维持和平和鼓励各方

和平解决冲突的愿望。我们今天本着同样的建设性和解精神再次这样做,不论大会议程项目的标题是什么。

只有盲人才会否认一些非洲局势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不承认该大陆多数国家为加强其体制、促进人权和使其经济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我们就是视而不见,当然也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不能对整个非洲局势、特别是大湖区局势仍然无动于衷。我们有义务共同努力采取行动,并且迅速地、慷慨地这样做。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上,我们把合作视为持续不断的三阶段进程:在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实现有效停火。第二阶段是以干预和监测部队的手段确保这种停火。第三阶段是冲突后缔造和平阶段,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白盔倡议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在这三个重要阶段中,联合国必须有力地支持区域努力,阿根廷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合作。

然而,必须考虑到某些国际法原则。第一,有义务和平地解决争端。必须找到进行包容性对话的机制,与此同时不事先判断各有关方面的合法地位。在这一方面,阿根廷坚决支持区域努力和卢萨卡进程。

第二,殖民地边界不容侵犯的本质是一项普遍国际法原则,它既适用于美洲,也适用于非洲大陆。第三,在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完整原则的框架内,可象在其他地方成功地做的那样,建立一个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特征的保障制度。第四,我们重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外国军队在没有事先得到合法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驻留与这项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必须适当地调查和惩罚那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并冒犯全人类良知的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罗伯托·加雷顿先生出席会议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将与他充分合作。

非洲冲突的起因繁多,需要作出全面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同秘书长在于1998年4月向我们提交的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A/52/871)中表达的看法,即必须全面地处理此类冲突,使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构成部分与可持续发展、民主和善政结合起来。根据这一做法,阿根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持在非洲的存在,并且努力在维持和平、人道主义援助、善政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领域作出相互有利的贡献。今天,我们重申这一承诺。

最后,我要说,作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现任协调员,阿根廷特别感兴趣的是确保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以

及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念在所有其成员国中间占上风 and 获得成功。

姆巴巴齐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本届会议的初期,我国有机会祝贺你一致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主席。此刻,我要再次表示我们对你的完全信任。我国代表团以及实际上我国都完全相信,大会的工作在你专业的指导下顺利和成效地进行。

由于缺乏对大会程序的全面了解,我的发言没有被散发。我的理解是,我在发言中所附的作为一些我要谈到的情况的证据的图片,将不会由秘书处散发。但我高兴地指出,在我发言结束后该文件将马上摆在桌子上。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把该国存在的危机提交大会进行辩论,特别是各位成员从其代表那里听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指控乌干达除其他情况外进行了侵略。首先,我要向大会保证乌干达对《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其他区域和国际公约的重申和承诺。乌干达并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指控的那样,对该国采取侵略行为,也不对该国目前的危机负责任。乌干达在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正常进程之外既无领土野心也无经济利益。正如我上星期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到以及有机会在其他场合指出的那样,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机有其内部和外部的层面,这一事实现已在区域和国际上得到承认。

因此,我要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当民族抵抗运动政府于1986年在乌干达掌权时,蒙博托总统已掌权达20年。蒙博托总统在其所奉行的政策以及在管理刚果公共事务的方式方面,并非完全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但我们共处了10年。

在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后,种族灭绝者——那些对这一罪恶的种族灭绝负责者,即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帮派民兵——同数十万难民一道越界进入当时的扎伊尔。众所周知,他们随后着手在扎伊尔境内把这些难民劫为人质。蒙博托政府于是帮助这些种族灭绝者重新组织、重新武装和重新训练,并在领土上给予他们支持,以在卢旺达夺回权力。乌干达政府完全反对这一行为并十分清楚地表明其立场。

在为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者意图夺回权力作准备的过程中,蒙博托总统同苏丹喀土穆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结成联盟,不仅帮助和怂恿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罪行,而且特别要破坏乌干达的稳定,以期乌干达无法支持卢旺达。为了完成这一计划,在两条战线上发起了攻击:一条在乌干达的西北部的一个叫西尼罗的地区,另一条则在乌干

达西部的卡塞塞地区。这两项攻击都是从扎伊尔领土上发起的。同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重新组织和武装种族灭绝者,已达到高级阶段。乌干达政府决定采取自卫,首先夺回了这些犯罪份子所占领的领土并紧紧地追赶他们而进入扎伊尔,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权力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事。正是这一在区域和国际理解和支持下采取的针对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基地的反叛份子的自卫行为,促成了蒙博托总统的倒台。卡比拉总统是这一进程的直接附带结果。

在卡比拉总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掌权之后,乌干达本希望他由于了解我们的安全关注而会予以顾及。不幸的是,他并未这样做。在这一初期阶段,我们理解卡比拉总统从蒙博托政权所继承下来的脆弱的机构。卡比拉总统本人最初推说无能力处理这一局势,这就是为什么他请乌干达在刚果境内部署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以清除从刚果领土上开展行动的联合民主部队的反叛份子。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之间于1998年4月27日为此签署了一项议定书。

在一段时间里,该议定书所形成的联合行动获得成功。但这一情况并未持久。局势持续恶化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一些指挥官不仅不合作,而且还开始同联民部队叛军指挥官保持和平关系的地步。后来,当这些地区的刚果武装部队哗变时,在卡比拉总统派往该区的旅长的住所内发现并逮捕了一位主要反叛份子,他是联民部队高级指挥官之一的儿子。乌干达当时的选择是或者用武力平定这一哗变以支持卡比拉总统,或者只要控制局面者——无论是谁——了解我们追击联民部队叛军的主要目标,就保持中立。乌干达之所以选择了后者,正是因为乌干达政府不想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政。

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叛乱情况恶化,卡比拉总统同其前任蒙博托一样,前往喀土穆并同苏丹的巴希尔总统达成交易,让后者加速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乌干达叛乱份子。实际上,在这之后苏丹调动了更多的乌干达叛乱团体,并把他们移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卡比拉总统的政府对乌干达叛军的支持,自此变得不言而喻。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和刚果叛军们逮捕了很多属于在刚果境内活动的各叛乱团体的乌干达人。上帝抵抗军、乌干达全国救亡阵线、尼罗河西岸阵线、我刚才提到的联合民主部队和在伊迪·阿明的儿子塔班·阿明指挥下的前乌干达军队,现已成为由津巴布韦领导的支持卡比拉武装联盟的基本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分子、帮派民兵和前卢旺达武装部

队。这些都是犯罪团伙,他们给乌干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例如,1998年6月他们袭击乌干达西部的基丘万巴技术学院。他们把学生锁在宿舍里,然后给宿舍浇上石油后纵火。企图逃出的人被枪击倒。50多名学生被烧死,100多名幸存者被绑架。

如果乌干达政府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对付对我国家稳定这一威胁,那就是在国家安全责任方面的严重失职。

同时,由于刚果国内政治矛盾,1998年8月2日爆发了叛乱。卡比拉总统的立即反应是寻求国外军事援助。穆塞韦尼总统原来建议就这一问题达成区域共识。但是津巴布韦、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决定进行单方面军事干涉,给予了军事援助。当时的借口是乌干达和卢旺达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事实上,那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只有乌干达的两个营,这两个营是根据1998年4月27日签订的议定书、因而也是应卡比拉总统的邀请而部署的。乌干达主要关切的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乌干达叛乱集团的活动,但津巴布韦、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以及后来乍得和苏丹的干预给这场冲突带来了新的内容。乌干达由于看到使乌干达动荡的威胁增加了,特别是苏丹又象过去一样使用了刚果的领土,因此部署了更多的部队对付这一威胁。

苏丹军方多次攻入乌干达,这是有充分证据也是人所共知的。这包括空中轰炸和越界军事袭击。最初苏丹使用本国领土作为袭击乌干达的跳板。但是,当苏丹人民解放军从政府军手里夺走了苏丹南部大部分领土时,喀土穆政权便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土。

我已说过,乌干达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对该国破坏稳定行为的反应,但我国部队进入这片领土时他们面临的是对该地区的一场种族灭绝的赤裸裸的威胁。卡比拉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公然支持帮派民兵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后者不仅是对该地区的威胁,而且犯有令人难忘的可怕的危害人类罪。他们把自己的劣迹强加给刚果人民,基桑加尼、布尼亚和其他地方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的万人冢是有目共睹的。刚果(布拉柴维尔)难民营中的许多帮派民兵和前卢旺达武装部队人员被秘密动员起来并越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持种族灭绝分子的又一明证。他们和津巴布韦领导的亲见卡比拉武装联盟并肩战斗。

请记住卡比拉总统本人曾经利用国家电视和广播挑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特定少数群体的仇恨。如果在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之后允许在该地区发生另一场种族灭绝,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相信所有会员国都知道,而且阿兰·德特西在《二十世纪的卢旺达和种族灭绝》一书中也说过,种族灭绝是一场目的在于彻底摧毁一个群体的阴谋,因此需要一项协调的行动计划。种族灭绝的挑动者和发动者首先是头脑冷静的理论家,然后才是野蛮人。种族灭绝的具体性不在于这场杀戮的规模,也不在于其野蛮程度或所造成的坏名声。而仅仅在于其意图:消灭这个群体。

乌干达政府和全体人民曾经是伊地·阿明和密尔顿·奥伯特骇人听闻的黑暗统治的受害者,并曾目睹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可怕的种族灭绝因而对种族灭绝只有零容忍。乌干达采取这一反对种族灭绝的政策是因为坚定认为有罪无罚既不符合我们所赞成的区域和国际宪章的信条,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就在不久前的1999年3月1日,在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的布温迪国家公园,一个乌干达人正同访问我国的8名美国、联合王国和新西兰的游客一起进行他的正常工作时,全体遭到帮派民兵的毒手。帮派民兵的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行为再一次提醒全世界他们仍在执行的罪恶计划。

让我在此时引用一位区域领导人的话。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卡帕1998年11月4日在多多马国会讲话时指出了重要的一点:

“近年来大湖地区事件的一个教训是因政府和经济目的而煽动部族和种族仇恨可以造成种族灭绝,我们各国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其害。我们可以取笑巴尼亚穆伦格,但是种族仇恨和有计划消灭之间只有短短的一步之差。我们不应给予鼓励或容忍。”

我请大会倾听姆卡帕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警告。

我请国际社会不要很快忘记1994年的可怕经历。有些人质疑乌干达和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集团是否有权利对另一国的种族灭绝采取行动。我们的论点是乌干达和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一样,有义务制止这种危害人类罪。在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中,约有100万人

在仅仅三个月中受到屠杀,而如果不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干预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当一国政府借主权之名杀害本国人民而不受惩罚时,难道国际社会应该袖手旁观?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某国政府统治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因此就有权任意不受惩罚地消灭该国境内的任何群体。根据这种看法,卢旺达、乌干达和其他国家在巴尼亚穆伦格问题上反对蒙博托的种族灭绝计划是错误的;坦桑尼亚在1970年代反对伊地·阿明是错误的,因为阿明只是在杀害其本国臣民;我们之中许多人反对苏丹对黑人的慢性种族灭绝是错的;而且甚至我们反对罗得西亚和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也是错的。

乌干达从来不同意对国家主权概念的这种庸俗化。某些问题应是普遍性的。其中有民众的主权而不只是政权的主权,以及圣神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特别是应禁止种族灭绝和司法之外的屠杀。

虽然乌干达承认国家主权并支持独立时遗留下的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但乌干达仍然全力反对特别是种族灭绝分子侵害一种更根本的主权——人民的主权。

乌干达政府无意卷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正如上述,乌干达是并非情愿地被拖入这场危机。乌干达准备在他的合法安全关切一旦得到处理之时就撤出。

幸运的是,该区域和国际社会已承认乌干达的安全关切——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邻国确实存在的安全关切——都是实际与合理的。因此,今年1月在卢萨卡召开的区域外交部长会议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各邻国的安全关切问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职权范围包括制定充分和满意地处理这些关切的机制。乌干达政府和我本人都衷心希望令我们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理理由得到认真处理,从而使我们不因这些理由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不愿详尽论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策。这是刚果人民自己的问题。举几个例子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问题的国内层面就足够了。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同盟(解盟)这个由卡比拉总统领导的政治联盟十分狭隘,因为构成该联盟的4个政治团体都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当卡比拉总统上台时,他未能或者忽视了扩大这一政治基础。此后,甚至这个四方联盟也垮台了。现在留在该联盟中的只有最初四方中的其中一方。另外,正如各位成员都知道的那样,他镇压了已确立的积极政治反对派。艾蒂安·齐塞克迪被迫国内

流亡,并不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旅行。恩干杜·基萨索甚至在卡比拉上台以前就在贝尼神秘地被暗杀。领导巴士集团的马萨索被逮捕、领导一个反对集团的扎希德·恩古马也是如此。布格拉和其他人受到排挤,被迫放弃联盟。

除了这些政治问题外,建立一支主要来自卡比拉总统家乡的人组成并由其近亲领导的宗派军队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这导致了那些曾在新的刚果武装力量中同蒙博托政权实际战斗的各层人士极为不满。这两个因素引发了国内叛乱。

但情况并非一无是处。乌干达政府认为,同人们对达成谈判解决的前景普遍抱有的悲观情绪相反,尽管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和障碍,但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在赞比亚的奇卢巴总领导人下并在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和莫桑比克总统萨希诺协助下采取的主动行动已经克服阻碍和平努力取得进展的许多困难问题。请允许我着重阐明其中的若干进展。各方已就下述立场达成协议。

第一,各方同意应该停火并停止部队调动。上届卢萨卡区域外交和国防部长会议已为制订停火细节及其实施方式设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已举行其第一次会议,我们等待着它的报告。

第二,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邻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身的安全关切得到了承认,为了制定解决有人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破坏邻国稳定问题的机制已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第三,包括刚果政府在内的所有各方都同意,叛乱分子——即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必须参与和平进程,也必须签署停火协定。出于礼节考虑,各方同意叛乱分子应该签署一份相同但同国家元首们签署的文本分开的文件。实际上,这是联合国代表在卢萨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第四,各方同意应部署一支中立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作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干预部队,联合国应该管理这一进程。

第五,各方同意所有外国部队都应根据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制订的时间表,在中立的干预部队监督下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

第六,各方同意应尽快在非统组织协助下召开有各刚果政治相关方面参加的全国会议,以确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前途。乌干达政府赞赏地注意到卡比拉总统最近采取的承诺其政府参加国内对话的立场。

仍存在着两个没有达成协议的症结。第一个症结是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参与最后停火协定谈判的方式是由官员和部长们直接参加,还是通过代理人会谈间接参加。乌干达的立场是,由叛乱分子直接参与较妥,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对协定的规定作出承诺。在这种谈判所需的微妙公平交换进程中任何第三方都不能声称代表他们采取行动。

没有达成协商一致的第二个问题是叛乱分子是否应该不管政府军是否保持武装都应在签署停火协定时解除武装。乌干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除了根据全国会议特别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商定的立场行事,双方都应解除武装,同时,双方都应在干预部队控制下在营地集结。然后它们应该在完成上述进程以前:即在由刚果人自己并为自己达成协议的进程完成以前,登记其人员和武器。

尽管仍存在各种障碍,人民仍希望各项区域努力取得成功。这些努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我国代表团吁请大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支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的各项区域努力。我保证乌干达将在这项努力中予以积极支持。

科埃略·达克鲁斯女士(安哥拉)(以英语发言):安哥拉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为此,安哥拉仍对该国局势的演变感到严重关切。尽管大家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区域和双边外交努力,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局势仍陷入僵局。

乌干达和卢旺达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严重危及该国的完整和主权,并可能波及非洲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区域。在这方面,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已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区域防御和安全机关作出决定并随后在毛里求斯首脑会议上得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核可后,接受了刚果当局要求军事援助的请求。

在这一方面,只要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与政府继续面临外来的侵略,安哥拉政府就将站在他们一边。安哥拉政府支持刚果合法政府所赞同的一切旨在和平解决该国冲突的一切区域性倡议。在这方面,安哥拉政府出席了在中部及南部区域性机构范围内举行的所有会议;

并积极地、有诚意地参与了,同时还向主办者表明了进行合作的意愿。

正如许多国家代表团所指出的,联合国在非统组织及其他区域机构合作下的积极参与对于执行停火协议、及实施经协商一致达成的政治解决冲突的进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安全理事会目前以及晚些阶段在停火达成之时参与这一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我国代表团谴责在卡西加马科博拉及卡米图加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这一地区种族灭绝的行径绝不能容忍,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必须受到惩处。由于战争造成的动乱影响,几千名流离失所的人们安全状况更加变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提供援助,以减轻其困苦。

去年,不结盟国家在德班召开了最高级会议之后,各国及政府首脑在维多利亚瀑布开会,作出了政治承诺,要结束战斗寻求和平。此后,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国际部长及其他高级军事人员会议,以便制订与非统组织合作监督,核实及各方部队撤离的方式,时间、日程、所用资源及各项细节。可惜由于乌干达、卢旺达及其同伙不愿无条件地撤离其部队,这一进程已经停止。

目前,我国政府对一月份为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停火协议而在温得和克举行的会议未取得成果表示失望。安哥拉同意这一观点,即安理会现在就应当依据宪章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其提出的职责而积极地参与。

安哥拉政府赞扬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统建议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全国性辩论,以便缓解该国政治气氛,这一建议很有勇气。

我国代表团还提议,在适当时机,应当由联合国及非统组织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大湖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际会议,而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各地区,以及各冲突方也应参与。

我们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应政府邀请前来的部队必须与反映出不同企图而驻扎该国的部队加以区分。

拉斯塔姆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及大会对这一敏感问题的相继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本组织一成员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深表关注。我们真切希望今天的辩论会有助于国际社会各种观点的综合统一,以协力寻求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取得全面和

平的解决。必须为防止非洲第三大国的瓦解作出真正努力,否则将会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马来西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内冲突的跨国界性质。这一现象使原本已经很复杂的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了。对于大量不同的对抗势力的介入,以及武器大规模非法流入整个地区,我们深表遗憾。如果这些事态升级为非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从而不仅严重影响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而且也影响到邻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将令人极其遗憾,而且是灾难性的。由于当地的战争与该地区的其他冲突纠缠在一起,造成调解努力极为困难,使局势特别令人担忧。马来西亚深信,如果不处理并令人满意地解决冲突的内两种因素,就不会有持久的解决办法。

从上星期五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我国代表团明显看到,各与会国均一致重申有必要维护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迫切需要立即停火,为谈判解决冲突;有条不紊地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所有外国部队铺路。但是,在任何谈判解决办法中充分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邻国的关注显然很困难。要在大湖地区达成持久和平,就必须满足这一条件。而且还必须保证完全解除暴乱部队的武装。马来西亚认为,一旦实行了撤军,必须紧接着作出国内和解及民主化的努力,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我国代表团深信,刚果人民及其他所有有关各方会表现出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其问题的政治意愿。

马来西亚赞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的非洲国家即南非、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的领导人旨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我们认为,区域外交的努力是解决这一冲突的最有效方式。这种努力值得联合国及全体国际社会的有力持久的支助。马来西亚并重申支持在适当时由联合国及非统组织主持举行一次有关大湖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际会议。这一会议应允许尽可能广泛的与会者出席。

在整个大湖地区,族裔间的暴力造成了严重的人间悲剧及痛苦。这又为政治进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暴力的循环必须打破。这些努力需要由该地区的人民本身来开始。他们可以依据真正和解的与和平的关系而不是复仇与算帐心理来开创族裔关系的

新前程。绝不能在屠杀及其他危害人类的罪行之上再加以进一步的暴力和同样令人发指的罪恶。这种行径应当用理智的力量及公正的原则来对付,用对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尊重来对付。

马来西亚坚信,国际社会促进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不应无视整个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秘书长本人已强调,在寻求持久和平的努力中,社会和经济公平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我们需要以综合方针来解决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其中不仅包括维持和平,而且也包括建立和平与冲突后建设和平。对国际社会来说,帮助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和繁荣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任何努力,都应既被看成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又是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在非洲,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极好机会。

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本大会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尽一切努力,同非统组织及次区域主动行动和机制合作,争取实现立即和有效的停火。安理会也应继续探索联合国在确定具体、可持续和有效的措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任何停火协议和随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中的适当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应该包括在该国部署一支足够强大的维持和平部队。

最后让我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区域机构在解决各种冲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应该得到高度赞赏。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区域和次区域努力。但是,在这种努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时,如在非洲领导人自己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局势作出勇敢努力的情况下,安理会或大会都不应推卸它们各自的责任。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次辩论将对这一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乌干达和卢旺达无端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践踏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对刚果内政的干涉。令人遗憾的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入侵已使该国陷入一场毁灭性战争,对整个地区都有严重的安全影响。很清楚,这一侵略违反国际法的以下各项基本原则:民族自决的权利、自我保护的权利、以及一个国家在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胁迫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此外,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违反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它国内政、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谈判、调解、和解或仲裁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根据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确保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合法政府不为侵略所推翻的明确义务,纳米比亚、安哥拉和津巴布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干预,但它们并不是单方面行动,而是应卡比拉总统和他的合法政府的明确邀请。1998年8月16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一次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间防务和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从军事上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这一决定随后在9月得到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南部非洲共同体首脑会议的赞同。这一干预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其中主张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因此,纳米比亚干预的唯一目的仍然是为了防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机制的崩溃、维持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纳米比亚根据我国宪法的精神采取行动,以期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和平与安全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因此,破坏民主化进程的行动必须停止,并迅速恢复重建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赞赏安全理事会已根据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宪章义务,受理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因此,我们敦促立即签署一项停火协定,结束刚果人民的苦难。

最后,我们吁请国际社会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重建他们的国家,造福于全体刚果人民。

韦尔默胡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现在这场辩论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各国正在探索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和平主动行动,以便寻求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办法。在安全理事会上星期的公开辩论中,南非已表示它极端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历史和区域背景,南非政府仍然认为,只有通过冲突各方都参加的全面谈判,才能确保持久和平。我国政府相信,通过落实1998年8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比勒陀利亚首脑会议上确定的纲要协定,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和该地区的持久稳定是可以实现的。那次会议要求实现停火,停止敌对行动,撤走所有参与冲突的外国部队,以及展开刚果民主共和国全体居民间的谈判,以期在该国重建一个民主政府。

在这一范围内,我国政府继续支持赞比亚总统奇卢巴根据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授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争取实现停火的努力。南非始终积极参加谈判,争取同参与

冲突的各方,包括叛军部队,就停火的条件及其执行方式达成协议。

显然,这场冲突具有其内部和外部层面。我们认为所有交战各方都应参与寻求停火。这是在该区域结束这些敌对行动和实现持久稳定的唯一途径。因此,头等大事必须是交战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签署一份停火文件,这项协议不仅应考虑到消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现政府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应保障邻国的安全。此外,我国政府认为,停火协议签署之后应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主持下设立一个国际监测机制。

我还要重申我国政府极为关切自冲突开始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尊重人权情况的恶化。南非政府谴责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交战各方遵守有关冲突局势的国际协议和公约,确保人权,尤其是平民的人权得到普遍尊重。

尽快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不仅符合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非洲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时间已晚,以上是这次会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们将在明天下午听取其余发言者的发言。

我请卢旺达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

卡伊纳穆拉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你对大会工作的出色主持。

我国代表团没有在发言名单上登记。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事业,尤其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列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还认为,大会议程项目167的标题是不适当的,因为鉴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区域内所作的各种贡献和正在开展的进程,不存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我们将力图证明这一点。

安全理事会在3月19日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局势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当时安理会重申它支持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倡议下以及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帮助下所开展的努力。我们仍然认为,这些努力必须得到支持。就停火协议、政治对话和安全安排而言,南部非洲共同体倡议的重点是明确的。它们是可行的区域倡议,事实证明它们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因

此,将重心从一个论坛转到另一个论坛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可能拖延问题的迅速解决。

但鉴于这个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而且我国政府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毫无根据的不实指控的对象,我想借此机会对这些指控给予最明确的驳斥。1998年9月17日文件A/53/232所附的解释备忘录中载有相同的指控。我们强烈拒绝这些指控,因为它们没有如实反映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恶化的背景和根本原因。

在此,我国代表团赞同乌干达外交和地区合作部长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卢旺达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在大会发言。我们不想重复我们以前所说的一切。

国际社会清楚了解卢旺达所经历的悲剧。那场悲剧最终导致发生了1994年的灭绝种族事件。这一罪行是政治领导集团、其军队和民兵策划和实施的。卢旺达爱国军在我国多数军民的支持下将他们击败之后,他们进入了当时的扎伊尔境内。实际上,对卢旺达的第一次侵略是在这一灭绝种族军队获许携带武器进入扎伊尔领土之后开始的。

其次,他们获许重新集结、重新训练并从卢旺达—扎伊尔边界沿线的难民营招聘兵员,而他们在那里得到供养并被给予难民地位。他们的营地被用作一个跳板来不断向卢旺达境内发动屠杀性袭击,以执行其尚未完成的灭绝种族企图。蒙博托政府对他们提供的支持构成了针对卢旺达的侵略罪行。

第三,将近200万卢旺达人被得到扎伊尔已故总统支持的这些罪恶军队扣作人质。对我国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数百万居民被一支得到扎伊尔政府帮助和支持的罪恶军队扣作人质。

今天的刚果领导人不能否认他们在推翻蒙博托独裁统治的解放战争中曾经感激地接受卢旺达、乌干达和其他国家应其要求提供的帮助。就在上个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在其转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文件(S/1999/205)中就曾表示承认接受过这一援助。刚果当局在该文件第9段中说,

“解放刚果民主力量同盟(解盟)曾接受包括卢旺达和乌干达在内的一些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后勤援助。”

它在第10段中承认了这一援助的暗含对应好处,该段这样说到:

“卢旺达和乌干达应该从它们的援助中得到好处,因为解放战争的一个附带结果是使威胁这两个国家安全的边境局势得到缓和,尤其是使前卢旺达武装部队人员、胡图反叛分子(帮派民兵)和‘上帝的军队’战斗人员不再能构成危害。”

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一方面承认解放战争与我们各国安全之间的这一联系,但另一方面却到大会这里说它是侵略的受害者,这至少很令人吃惊。

这场解放战争从1996年11月持续到1997年,最后导致卡比拉总统上台执政。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卡比拉显示了他的残酷无情的独裁风格,以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同之处仿效蒙博托式政治。他热衷于镇压,完全接受卢旺达前总统哈比亚里马纳和卢旺达前总理埃班达的种族灭绝纲领,卢旺达前总理埃班达被设在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决犯有种族灭绝罪。

正如先前发言者所提到的,他继续支持前卢旺达军队和民兵,安抚其他罪恶的军队,以及以种族理由迫害反对派成员,这是危险地背离反对独裁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存在理由。文件S/1999/205第9段明确指出,存在的理由是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结束蒙博托独裁统治,使刚果人民恢复其长期被蔑视的尊严,并且建立一个以法治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为基础的国家。

这两个例子明确指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危机的双重根源。在1997年后期,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导层开始公开鼓吹灭绝种族事业。共和国总统本人公开呼吁消灭敌人,而敌人的定义是卢旺达人、图西人或与他们相关或有联系的其他人。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和高级领导人公开发表的以下声明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完全拥护1994年卢旺达式种族灭绝。

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应邀参加的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维多利亚瀑布首脑会议期间,卡比拉总统当着国家元首们的面毫不内咎地说,“那些在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的人是有道理的,他们过去应得到支持,现在也应得到支持”。象其他类似的言论一样,这种言论是可导致诉讼的。卡比拉总统应该在有关法庭面前就这种言论作出答复。

在另一项声明中,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官方报纸呼吁人民象对待病毒、蚊子或垃圾一样对待敌人,必须坚定地、毫不留情地粉碎敌人。刚果司法部长公开声称,这些卢旺达人、这些图西人——他们是昆虫,细菌

和病菌,必须有条不紊地消灭他们”。卫生部长重复了同样的仇恨信息和宣传,他说“卢旺达人将变成头和尾巴被切掉的蛇,使他们不可能移动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后果”。

在散布了这些言论之后,在金沙萨开始了公开屠杀,并且在基桑加尼、卡莱米、乌维拉和布尼亚进行了较不公开的屠杀。数千人仍下落不明,其他人据知被监禁在金沙萨和沙巴省不同地方。

上述种种并不代表卡比拉总统向刚果人民承诺的法治或尊重人权。相反,这是奋起反抗这一独裁统治的理由。

危机的第二个起因是领导层未能与乌干达和卢旺达合作,以便处理其严重的安全关切问题——由于蒙博托时代期间的紧张,这些关切得到承认。若干非国家军队伤害、杀害和绑架卢旺达和乌干达无辜人民,他们的目标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上将其战争扩大到各自国家,继续支持这些军队是对卢旺达和乌干达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即便卡比拉总统正在由代理人为他们作战。

卡比拉总统现在应该知道,窝藏他无法控制的外国军队——没有刚果人纲领的军队——使自己侵犯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他对利用罪恶代理人破坏其邻国稳定的不明智战略、而不是进行合作以确保刚果与其邻国和平相处负全部责任。国际社会必须迫使卡比拉接受并达成一项全面和平解决其国家危机的方法。

我们还必须阻止他成为该地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和恐怖主义的危险工具,他这样做是为了为他的战争争取支持。例如,赞比亚代表1999年3月19日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表明,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火焰能够如此迅速地蔓延,该代表试图使安全理事会愤世嫉俗地谈论希特勒主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之间的并行关系。我们大家必须提防这种倾向。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卢旺达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的立场。卢旺达将继续采取行动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前 FAR、帮派民兵及其支持者的伤害。卢旺达同该地区站在一起支持卢萨卡进程,并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解决其危机,其方式如下:第一,通过解决统治和领导层危机,第二,通过使其境内的外国非国家军队中立化,并予以解散和控制。卢旺达愿意协助处理刚果前 FAR 和帮派民兵问题。

卢旺达要求国际社会根据关于种族灭绝的公约行事,并谴责那些支持和帮助在卢旺达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人的成员国和个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处通知我,在我们明天下午开会时,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将行使答辩权。

工作安排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审议下一个议程项目之前,我要向各位代表报告,关于大会将在议程项目 30 “联合国的改革:措施和提议”下审议的议题“环境与人类住区”,主席打算在 4 月份下半个月期间举行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以审议秘书长关于该议题的报告(A/53/463)。

主席希望,在那次非正式会议上,各代表团将能够提出具体提议。在听取了各代表团的提议后,如果大会认为恰当,主席将任命一名协调员,他将铭记已提出的各项提议,受委托主持由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参加的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将得到普遍支持的决议草案。

我希望,大会将认为这项提议是可接受的。

下午 6 时散会